书名：外国人物秘闻之 A

【版权页情况】
出版社：中国昆仑出版社　　署名：段春斌/编著
书号：ISBN 7—80076—304—5　　电子版定价：5.00 元
版本：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目 录

摩根老谋深算控战局
美国总统作广告
希特勒嫁祸共产党
摩根控制信贷，莫尔手握铁矿
苏联被迫扣人质
福尔摩斯还击寄秘信
彼特鲁乔驯妇有高招
鲍西亚妙计救情人
纳粹头目死因不明
英军巧用离间计
全斗焕二次政变登宝座
得势施强暴，下台受宫刑
智林肯识才选猛将
小乔治·巴顿为报知遇立战功
罗斯福重用劳埃德建奇功
识英才司令授大权
理查德·萨耶寻找人才太艰难
阿瑟·利维：“宁要人，不要钱”
宽容待敌获美名
米德违命失良机
任人唯贤大手笔
不留庸将充数
能人个个被用
唯才是用用对手
罗斯福破格重用马歇尔
桀骜巴顿谁敢用
拿破仑敢用叛将带重兵
获取人心东山再起
叶利钦稳定人心登上宝座
朱可夫奇谋妙策获大捷
托多尔·日夫科夫拒绝变革终解职
蒂米什瓦拉推下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画地为牢迪斯尼遭劫难
墨守陈规吃老本
丘吉尔丢卒保车
加里波迪巧施瞒天过海计
土耳其消极麻痹，俄罗斯火攻取胜
庞培一错再错
指挥员优柔寡断，“光辉”号惨遭重创
撒切尔夫人铁腕手段成功名
阿里·布托命归黄泉

正 文

摩根老谋深算控战局

华尔街有一位年轻的投机者，叫杰伊·古尔德，据说他的手段颇为高明，曾经战胜华尔街当时的铁路大王凡德华尔特，夺取伊利铁路所有权。现在，野心勃勃的古尔德瞄准了萨斯科哈那铁路，一心想把它据为己有。

萨斯科哈那铁路起于纽约的首府奥尔．巴尼，直达宾夕法尼亚州北边的宾加姆顿，虽然全长只有约 227 公里，但由于宾加姆顿是煤炭的集散地，萨斯科哈那铁路就成了煤炭运输的大动脉：西可达美国中部重镇芝加哥，南接古尔德掌握的伊利铁路，同时，产油河的石油，匹兹堡的钢铁，均可通过这条铁路运往纽约以及其他地方。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当然成了众多投机家的重要目标。

看准了这块肥肉，古尔德就要千方百计把它弄到手，他通过各种手段，搞到了萨斯科哈那铁路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份，然后联合另一投机家费斯克，宣布辞退萨斯科哈那铁路公司原总裁拉姆杰。

拉姆杰总裁被辞退后，为了洗清这个奇耻大辱，便想联合古尔德的仇敌——凡德华尔特。然而此时的凡德华尔特早已被古尔德、费斯克一伙弄得焦头烂额。古尔德一伙惯用阴谋诡计，不择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首先买通了凡德华尔特的盟友、心腹和投机家达尼叶·第尔。按照古尔德的奸计，第尔竭力怂恿凡德华尔特大量地买进伊利铁路的股票，而第尔、古尔德一伙却秘密地在纽约渥多维剧场地下室中，夜以继日地滥印“交换公司债券”股票。这样，凡德华尔特自然大亏其本。

凡德华尔特吃了这么大的亏，自然不会就此罢休，他抓住古尔德股票的弊端，向纽约的法院申请裁定禁发伊利铁路股票，并恢复拉姆杰的总裁职务。然而，古尔德一伙已经买通法院，置凡德华尔特的申请于不顾，新股票仍然照抛不误。

铁路大王毕竟是铁路大王，凡德华尔特也如法炮制，向法官大行其贿，纠集政客律师诉诸公堂，揪出了接受古尔德贿赂的两

位法官，从而判决古尔德、费斯克、第尔三人犯有“蔑视法律’，之罪。

按照美国法律，各地独立行使法律，这地定的罪到了那地就无罪了。古尔德一伙瞅准法律漏洞，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携带了 700 万元之巨的黄金偷渡哈德逊河，到达河对岸的乔治市。

凡德华尔特早已获得消息，他派人堵在伊利铁路几个主要站口，等候抓获古尔德一伙。而古尔德一伙早已布置在先，他的打手与凡德华尔特的人展开了一场混战。

官方派出缉拿古尔德一伙的人反而被古尔德暗中收买，所以古尔德一伙不仅逍遥法外，还进一步逼迫拉姆杰总裁，想痛痛快快地接过铁路的掌管权。

拉姆杰岂肯束手就擒，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摩根。

摩根对凡德华尔特与古尔德之争早巳关注多时，他们的争夺激起摩根商业上的一种好战情绪，他早就想瞄准时机试试身手了。因此，当他听了拉姆杰的请求之后，心里暗暗得意：“为萨斯科哈那铁路，凡德华尔特与古尔德已弄得两败俱伤，如今该轮到我来收拾残局了。”心里这么想，脸上却不动声色，摩根只顾仰在沙发里吐着雪茄烟圈。

拉姆杰见他有些无动于衷的样子，有些急了，忙补充说：“当然，事成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先生的……”

“唔，怎么讲?”摩根仍装出不在意的样子。

“铁路权争过来后，我将发行新股，先生您便是新股东之一……,,

摩根考虑了一会，从沙发里站起来，在烟灰缸里掐灭雪茄：“还有，请您雇佣崔希律师和他的助手韩特律师，我可保您成功!”

拉姆杰喜出望外：“那就这么定了!崔希律师、韩特律师也在新股东之列!”拉姆杰知道，那位大名鼎鼎的崔希律师，正是摩根先生的岳父大人。

既然已决定插手此事，摩根丝毫也不含糊，他详细研究了所有的资料后，与两位律师商量出了一份几乎无懈可击的上诉，要求法院推翻以前被古尔德所贿赂的法官作出的撤销拉姆杰职务的判决。由于当时的法院主审官经常更换，因此推翻原定判决也并非一件太难的事。由于时过境迁和对种种利害因素的考虑，法院推翻了原判，恢复了拉姆杰的总裁职务。

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下一步就是铁路股东大会上的争夺了。摩根等人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考虑到了各种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和相互应该采取的措施，然后派韩特律师先一步出发到会场所在地奥尔巴尼作一些布置，并指定这次股东大会由韩持担任幕前总指挥，会议开始前一天，摩根与崔希赶到了奥尔巴尼，三人碰头后，又紧锣密鼓地商讨了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相应的对策。他们觉得，股东大会的选举，已有稳操胜券的把握。

崔希律师毕竟见多识广，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古尔

德又使用他惯用的老伎俩，在选举不利于自己时拿出杀手锏以武力相威胁，这一手不得不防，否则势必败在古尔德手下。　　.

摩根不得不佩服岳父大人的高见，但他不想以武制武，那样不太利于摩根家族的名声。经过周密的协商讨论，他们拿出了相应的对策。为了便于按计划行动，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还将计划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交由韩特律师随身携带。

第二天，就是总决战的日子。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幕前总指挥韩特律师神秘地失踪了。原来，‘这天晚上，韩特到奥尔巴尼的哈得逊河码头去送一位回纽约的朋友，结果却通宵未归。

次日就要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大战，而怀揣战策的韩特却失踪了!整整一个晚上，摩根未曾合过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是被古尔德绑架了，还是被杀死了?计划泄露了吗?还 69 照原定计划行事吗?”在这关键时刻，韩特的行踪关系到整个行动的成败啊!

其实，韩特律师既没被绑架，也没有被杀死。他的整夜未归，与古尔德一伙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一次偶然事件罢了。

韩特送友人一直送到客轮上，可是二人在甲板上依依惜别时竟忘了即将开始的生死搏斗，甚至客轮开至江心时才蓦然惊觉。韩特再三要求船长靠岸，但船长因为离码头已经太远，不肯答应。此时的韩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汽船开了好长时间，他才想起可以利用船上的小艇。经船长许可，韩特放下小艇，也不顾风急浪大，拼命划到岸边，气喘吁吁地跑到附近的火车站，他挤上了一班火车。但当他进入一节车厢门口时，却见费斯克领着他的一伙打手正在车厢内大吃大喝。韩特急忙缩回头，跳下车去。

可一想到明天的股东大会，韩特又拔腿就跑，不顾火车已经开动，跟了上去。幸好火车启动才一会儿，车速尚未提高太多，韩特奋力抓住最后一节车厢的扶手，吊在火车车尾，一直吊到奥尔巴尼火车站。

他返回住处，天已大亮，股东大会就要开始了。他一出现，摩根还以为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又惊又喜。韩特报告了自己的遭遇后，又谈到列车上与费斯克及其打手相遇的事。

摩根狠狠地掐灭烟茄：“果然不出岳父所料!”他又仔细询问了费斯克打手们的衣着、颜色、人数和武装等情况，然后拨动了案上的电话……

摩根、崔希、韩特和拉姆杰驱车来到股东会场时，恰遇费斯克在一伙全副武装的打手簇拥下气势汹汹地来到了。费斯克看到了拉姆杰一行，发出阵阵冷笑声。摩根站上前去，报以冷笑：“费斯克先生!你早啊!”

费斯克正欲反唇相讥，只听一声大喝：　“费斯克!你被捕了!”费斯克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数十名穿着警察制服、端着枪的警察已冲到跟前，并三下五除二地给他戴上手铐。

那些耀武扬威的打手们一见势头不对，纷纷抱头鼠窜而逃。

逮捕费斯克的“警察”原来是摩根花钱雇来的角色所扮演，而费斯克一时未辨真伪，在未曾见到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束手就擒，实在是恶人尚须恶人制，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费斯克被捉，打手作鸟兽散，古尔德原来的全盘计划皆被打乱!而摩根则一步一步地按计划行事，将古尔德击得一败涂地。结果在股东选举大会上，拉姆杰仍当选总裁，而摩根则出任副总裁，当然，崔希、韩特也名正言顺地作了股东。

摩根对自己在这场争斗中的表现颇为满意。他感觉到自己有实力同任何一个强手相抗争。整个企业界对摩根也表示赞赏，因为他有胆略，有计谋，还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击败对手的本领。当他在奥尔巴尼的萨斯科哈那事件中击败古尔德后，华尔街的英雄们当然只得把他当作斗士而拱出。摩根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头号金融家，他迫不及待地替自己选择了下一个挑战的目标。

美国总统作广告

长城饭店是中国第一家五星级的合资饭店。它始建于 1980 年，高度是 82．26 米，有 24 层楼，1007 个客房，5 个小会议厅，9 个餐厅和酒吧，还有屋顶花园，室内影院，室内游泳池等服务设施。外表全部用玻璃镜装饰，看上去犹如一座水晶宫，豪华而壮观。

1984 年初，传来里根总统访华的消息，尚未完全竣工的长城饭店的总经理和公关部人员立刻意识到：如能邀请里根总统光顾饭店，会给长城饭店带来极大的声誉，对饭店的前途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提高长城饭店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最好时机。为了抓住这次机会，饭店公共关系部立即制定了周密的公关计划，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活动中。

在里根访华前夕，他们就频频邀请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到饭店做客，征求意见，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几经努力，终于赢得了美方的信任。此外，他们还接待了上百名外国记者，为他们提供材料和服务设施，协助其采访，做到有求必应。经过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们终于把愿望变成了现实，里根总统的答谢宴会在长城饭店举行。1984 年 4 月 28 日，聚集在长城饭店的 500 多名外国记者，向世界各地发布了里根总统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的新闻。长城饭店也随着电波和这些新闻一起传遍了世界各地，从此，长城饭店名声大振，生意兴隆。

1989 年，布什来华访问，长城饭店凭着自己一流的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又把美国总统布什抢到了长城饭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1989 年 2 月 26 日晚，500 多位宾客在长城饭店与布什总统一道品尝德克萨斯烤肉。这使长城饭店又一次成为了世界各地新闻报道的中心。

长城饭店二抢美国总统，成功地举办了两次最高规格的宴会，这使长城饭店名扬四海，一跃而为我国饭店行业的佼佼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世界各国也都树立了“第一流”服务的形象。这不能不归功于长城饭店公共关系部高超的公关艺术。

到目前为止，该饭店接待了 37 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们选择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和记者招待会已成为惯例。来中国观光的游人也是一下飞机就想到长城饭店去住宿。他们相信，这家接待美国总统的长城饭店服务质量肯定是“世界一流”的。

希特勒嫁祸共产党

1933 年 1 月希特勒上台后，揭开了德国最黑暗的史页。为了巩固法西斯统治，实现独裁，他千方百计地打击、削弱共产党，败坏共产党的名声。“国会纵火案”就是他嫁祸于共产党的一个阴谋。在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党员英勇机智的斗争下，这一阴谋终于破产。

1933 年 2 月 27 日夜，柏林国会大厦突然起火。希特勒迅速赶到现场，神秘地对外国记者说：“这是神的指示，现在我们要打击共产党!”戈林比他更早抵达出事地点，气喘如牛，满脸油汗，穷凶极恶地一口咬定这是“共产党的反政府罪行”。早已进入高级战备状态的冲锋队立即行动，把当时已被宣布为“荷兰共产党员”的范·德·卢贝当作纵火犯逮捕入狱。几天后又把德国共产党国会议员托格勒、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季米特洛夫等人逮捕人狱，理由是他们是卢贝的“同伙”。纳粹声称：既然“同案犯”有不同的国籍，那么“纵火案”无疑是“国际共产党的阴谋”。法西斯分子又进行了一番周密的策划，于 1933 年 9 月在莱比锡开庭审讯。

纳粹拼凑了几十个“证人”，煞有介事地开始了一场公开的诬陷。他们硬把 2 月 27～28 日身在慕尼黑的季米特洛夫说成是“在柏林与卢贝勾结的主犯”，把国会起火说成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是推翻德国现行政体的烽火。戈林也亲自粉墨登场扮演“证人”的角色，说什么“希特勒一当政，共产党不得不进行冒险，孤注一掷”。面对敌人的诬陷，季米特洛夫从容不迫，幽默地回敬道：“很幸运，共产党不像他们的敌人那样近视，他们不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不会在困难中丧失理性。”接着，他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敌人嫁祸于共产党的卑鄙作法。他把法庭变成了世界讲坛，利用它阐明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鼓舞并教育了群众。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把自己从被告变成法西斯阴谋的控告者。他一针见血地分析了国会起火之后德国的情况：国会起火后仅几小时，当局就颁布紧急法令，取消一切集会、结社自由。自 2 月 28 日起，4000 多名进步入士被投入监狱。季米特洛夫指出：这一桩桩事实难道都是偶合吗?难道不是预谋吗?“火烧国会恰恰是国社党人镇压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借口和序幕。”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断定卢贝一个人无法火烧国会，”“难道他就用仅有的衬衫点火吗?大量的引火物是谁从哪里运进国会的?”

季米特洛夫一连串锋利的质问，使法官和证人们窘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接着季米特洛夫单刀直入地揭露：“纵火者是不是从国会的那条地道溜走的呢?”——正是一语击中要害。原来，从国会到戈林的住宅确实有一条秘密通道，冲锋队卡尔·恩斯特所带领的真正纵火者，正是从这里把汽油等易燃品运入大厦，点了火又偷偷从原路撤回的。德国民族党首脑奥培福伦提供的备忘录清楚地揭示了这一事实，而奥培福伦本人在戳穿真象后不久，也不明不白地被杀死在寓所。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英勇机智的斗争赢得正义人士的称颂和又持，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把揭露真正纵火犯的“褐皮书”公之于众。数万人参加的“反审判”运动形成了强大压力，莱比锡法庭不得不宣判季米特洛夫等 4 人无罪，希特勒嫁祸于人的阴谋终于破产了。

摩根控制信贷，莫尔手握铁矿

J·P·摩根是美国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20 年代叱咤风云的大金融家，控制着全美金融资本的 33%。

但是垄断市场中，摩根曾有一段因为砍断了对手的“一只臂”，也被对手换走了“一条腿”，而被迫与他人合作的经历。

当年，金融投机家莫尔从芝加哥来到华尔街打天下，与摩根争地盘。

经过精细的动作，莫尔说服了钢铁大王卡内基和佛里克，叫他们二人将钢铁、焦炭附属产业的股票转让给莫尔。

一时间，有人评论道：“华尔街的皇帝，究竟是摩根还是莫尔，倒很难说哪!”

摩根听了，哪能咽下这口气。

卡内基与莫尔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最后敲定：以 3．2 亿美元的价码成交，并定下期限为半年，莫尔须交出 100 万美元的定金作保证，过了半年，莫尔如不全部付清款子，生意就告吹，那 100 万也就告吹。

3．2 亿美元!必须控制莫尔在半年内抽不出这么多钱。

摩根凭着全美资本 33%的控制力，一边游说统一各大银行的贷款“口径”，不贷莫尔；一边兴风作浪，造成全美金融形势吃紧，让莫尔感到后院危机四伏，不能把力量集中到卡内基股票转让上。

莫尔犹如断了一只臂，孤掌难鸣。

半年以后，莫尔没能如期拿出 3．2 亿美元，与卡内基的交易遂告失败，赔进了 100 万美元。

莫尔对摩根的动作铭刻在心。

1901 年 4 月 1 日，摩根与卡内基以 4 亿美元达成了交易。摩根的“US 钢铁公司拥有 10．8 亿美元的资金，发行 3。01 亿美元的新债券”。

US 钢铁公司成为美利坚空前的伟业。但是，也随之带来了

原材料严重匮乏的危机。

US 钢铁公司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拥有位于明尼苏达的五大湖铁矿，因为那儿的矿产品质优良，产量居全美第一，可以满足全美 60%的需求。

而五大湖铁矿掌握在莫尔的手中。

摩根硬着头皮找到了莫尔，说明来意。

莫尔摇摇头：“不卖!”

摩根志在必得：“你还是开个价吧!”根据掌握的情报，当年莫尔购买这座铁矿只花了 50 万美元。

莫尔笑笑：“可以。7500 万美元。”

“什么?多少?”摩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7500 万美元!”摩根惊呼。

“还有，这 7500 万必须用 US 钢铁公司的股票支付。”莫尔从容不迫地补充道。

没有铁矿，US 钢铁公司就等于少了一条腿，寸步难行。

摩根默然。

莫尔淡淡道：“咱们缺胳膊少腿的，看来是谁也少不了谁。”

摩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苏联被迫扣人质

契切林是苏联早期著名的外交家，曾担任苏维埃政府第二任外交部长，为新生政权争取国际承认、提高国际地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十月革命前，契切林长期在欧洲各国从事革命活动，因此他被许多国家反动政府驱逐出境。他先后辗转于普鲁士、德国、瑞士、法国和比利时，最后以比利时记者的身份来到伦敦。在伦·敦，契切林积极从事国际和平活动，在无产阶级中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民主和平的讲话。英国政府十分恐惧和不满，1917 年 8 月，英国政府逮捕了契切林，将他囚禁在布赖顿监狱。

不久，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坚决要求英国立即释放契切林。但英国劳合一乔治政府却不予理睬，继续扣押契切林和他的同事们。

苏维埃政府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1917 年 11 月 28 日，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滞留在彼得格勒的英国前驻沙俄大使乔治·比尤肯宁向英国递交照会。照会指出，苏维埃俄国在无辜的契切林和其他俄国革命者被继续监禁在英国监狱的情况下，绝不允许从事反革命宣传的不列颠臣民不受制裁地离开俄国。

英国政府仍然非法拘留契切林。12 月 3 日比尤肯宁又被告知，在契切林获释之前，包括大使本人在内的一切不列颠臣民不得离开俄国。同时，苏俄政府警告英国，如拒不释放契切林，苏维埃政府就要被迫扣留拘捕若干名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不列颠臣民。

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断然措施，英国劳合一乔治政

府不得不在 12 月 10 日召开专门的俄国局势会议，讨论了关于释放契切林和另一名革命者彼得罗夫的问题。未能出席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向内阁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我本人认为，内阁应改变不久前通过的决定，将两名受到扣留的俄国公民(契切林和彼得罗夫)遣送回俄国。看来俄国统治者们十分关心他侗的命运。”英国政府终于屈服了。

很快，契切林等得到自由，回到了故乡苏俄的土地。

福尔摩斯还击寄秘信

某天夜晚，一位名叫奥彭肖的年轻绅士来找福尔摩斯。他说，他前一天收到了一封预示着不祥的奇怪信件，信中装着 5 个又小又干的桔核，夹着一张便条，上面写了一句话：“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在信封封口里层，有 3 个用红墨水潦草写的 K 字。奥彭肖还说到，两年以前，他伯父和父亲也曾先后收到同样的。信，但没加理睬，然后便在意外的事故中死去，没有任何暴力迹象，验尸官作出的判断不是自杀便是意外事故致死。但奥彭肖认为这是凶杀案件，因此请求福尔摩斯帮助。

福尔摩斯十分感兴趣于这个案子，他劝慰了奥彭肖一番，并建议他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便让他当晚回家去了。谁知罪犯已经不耐烦，竟在奥彭肖回家的路上杀害了他。福尔摩斯次日得报，愤怒不已，他发誓要为奥彭肖报仇。

他全力投入调查和分析，终于了解到这是前美国“三 K 党”集团的残余分子所为，他们有某种重要文件曾留在奥彭肖的伯父手中，为了索回文件，使用了寄恐吓信的办法，由于收信人未加理睬，他们便接连加以杀害。福尔摩斯还进一步了解到，信是从一艘叫“孤星”号的美国帆船上发出的，船长名叫詹姆斯·卡尔霍恩，实际上是这个团伙的头目，另有两名美国人是其成员。当时，帆船正向萨凡纳港驶去。福尔摩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奥彭肖报仇。他仿照凶手的做法，在一个信封中装了五个小桔核，封口里层写着：“S．H．代 J．0.”的字母，意为歇洛克·福尔摩斯代约翰·奥彭肖，信封上写的是“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孤星号’三桅帆船，詹姆斯·卡尔霍恩船长收”等字样。福尔摩斯相信“孤星号”到达萨凡纳港时，船长便会收到这封信，那几个桔核会使他们知道世界上另外还有一个和他们同样狡猾、同样坚决的人正在追捕着他们。这封信将作为死亡的预兆而使他们夜不安眠，就像他们对待别人一样。同时，福尔摩斯通知萨凡纳的警察，请他们帮助逮捕杀人凶手。但是，也许是上帝在主持着公正，“孤星号”竟永远没能到达萨凡纳港，而是在一场风暴中消失了。

彼特鲁乔驯妇有高招

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作品中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帕度亚有一个

富翁名叫巴普提斯塔，他的大女儿叫凯瑟丽娜，这是一个性子暴躁倔强、很难管教的姑娘，吵起架来嗓门特别高，人们都叫她“泼妇凯瑟丽娜”。因此，没有一个男子愿意娶她作妻子。

可是，有一位叫彼特鲁乔的先生听说此事后，却拿定主意要娶这个有名的泼妇，把她管教成为一个温柔、容易驾驭的妻子。他是个很聪明、愉快的幽默家，他看出来，要驯服凯瑟丽娜这种暴躁的人，只有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于是，彼特鲁乔来向凯瑟丽娜求婚了。她父亲正为大女儿的婚姻而十分忧虑，听说彼特鲁乔要娶她为妻，便一口应承。尽管凯瑟丽娜对着彼特鲁乔骂骂咧咧，彼特鲁乔却不在乎，当场就与她父亲定下在下一个星期天举行婚礼，临走时告诉凯瑟丽娜他要到威尼斯去替她置办最考究的结婚礼服。

到了婚礼这一天，所有的宾客都到齐’了，可是等了半天彼特鲁乔还没来；最后总算来了，可是他答应给新娘子穿戴的那些东西，一件也没带来。他自己打扮得也不像个新郎，穿得不三不四的。随从的仆人和他们骑的马，也都打扮得又寒碜又古怪，气得凯瑟丽娜简直要哭。然后他们上教堂去。在教堂里，彼特鲁乔更是疯疯癫癫。神甫问他愿不愿意娶凯瑟丽娜为妻的时候，他说“愿意”，声音非常非常大，吓得神甫连圣书也掉在地上了。神甫正弯下腰去捡，这个疯新郎给了他一拳，把神甫和书都打到地上。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彼特鲁乔一直跺着脚，嘴里骂骂咧咧，把脾气暴躁的凯瑟丽娜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从教堂回来以后，彼特鲁乔不让凯瑟丽娜参加喜筵，强行马上把她领回家去。他故意让妻子骑上一匹瘦弱不堪的马，走的是坑坑洼洼、满是泥泞的路。每逢那匹马累得几乎爬都爬不动了，绊个跤，彼特鲁乔就对她大骂一通。最后，他们总算到家了。可是，彼特鲁乔又存心不给她什么东西吃，也不让她休息。他把端上来的饭菜丢个满地，说菜有毛病，让仆人撤下去。凯瑟丽娜又饿又累，想早点休息，彼特鲁乔又找起床铺的碴儿来，扯起枕头被子满屋乱扔，结果她只好坐在一把椅子上。次日彼特鲁乔还是老样子，他对凯瑟丽娜说话仍然很和蔼，可是当她想吃点东西，他便找借口不让她吃。凯瑟丽娜的一付傲骨终于被饥饿大大磨损了，她只得央求彼特鲁乔给她点吃的，但彼特鲁乔并没就此罢休，虽然让她稍稍吃了一点东西，却非要她说了“谢谢”才行。

吃过之后，他们便准备去凯瑟丽娜的娘家。彼特鲁乔告诉凯瑟丽娜已给她定做了最华丽、珍贵的衣服、帽子等等，但是，当裁缝师把这些东西送来时，他立刻就大骂裁缝，说衣服和帽子做得这么蹩脚，要他们拿回去重做一套来。尽管凯瑟丽娜极力表示她非常喜欢这么漂亮的衣帽，彼特鲁乔却不同意。他还反复地说，之所以不把如此瞥脚的衣服、帽子让她穿戴，是因为他特别地爱她。弄得凯瑟丽娜哭笑不得，最后不得不穿着家常衣裳随丈夫动身。为了将妻子彻底征服，使她一切依从自己。彼特鲁乔在路上还进行了几次试验。中午的时候，他们正在半路上，彼特鲁乔说天上有月亮照着，凯瑟丽娜无意中表示那是太阳。彼特鲁乔

勃然说：“我说它是月亮，它就是月亮；我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要不同意，我就不到你父亲那里去了。”凯瑟丽娜这时已经不再是“泼妇”，而成为一个恭顺的妻子了。她说：“咱们既然走出这么远，我求您还是往前走吧。随便您说它是太阳，就是太阳；您说它是月亮，就是月亮；您怎么说，就怎么是。”

至此，凯瑟丽娜终于完全屈服了。当回到她家时，她对丈夫的驯从、听话和温柔令家人大为惊讶。不久，凯瑟丽娜便再次名闻帕度亚，但这次是作为最顺从、最尽本分的妻子而出的名。

鲍西亚妙计救情人

威尼斯有个犹太人叫夏洛克，他专门发放高利贷，捞了很大一笔家私。他为人刻薄，讨起债来十分凶恶，所以善良的人都讨厌他。有一个叫安东尼奥的年轻商人也住在威尼斯。他与夏洛克刚好相反，经常借钱给有困难的人，也不收任何利息。他为人慈祥、热心，常常责备夏洛克不该对人那么刻薄。因此，夏洛克心中对安东尼奥十分仇恨，总想找机会报复。

有一天，安东尼奥的好朋友巴萨尼奥来找安东尼奥，说他要向一位阔小姐求婚，但他没有钱来摆相称的排场，恳求安东尼奥借给他 3000 块金币。安东尼奥当时身边没有钱。可是不久他就会有船只满载着货物开回来。因此安东尼奥就去找夏洛克，向这个犹太人借了 3000 块金币，利息照付，说好将来就用安东尼奥海上那些船只载的货物来还。

夏洛克眼看报复的机会到来，暗暗高兴，但他表面却说：“啊!亲爱的安东尼奥先生，我愿意借钱给您，要多少给多少，一个利息也不要。因为我希望得到您的友谊。”他又说，如果安东尼奥感到过意不去的话，就跟他到一个律师那里去办个手续。两人到律师那里，闹着玩儿似的签了一张借约：如果到期还不上，就罚安东尼奥一磅肉，随便夏洛克从他身上哪块儿割。一心急于帮助朋友的安东尼奥没想到这是一条毒计，就一口答应了夏洛克的条件，签了借约。

巴萨尼奥拿着安东尼奥为他借来的 3000 块金币去向自己爱慕的阔小姐鲍西娅求婚，很快成功，两人结为夫妇。正当他们新婚燕尔、幸福快乐的时候，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安东尼奥的货船在海上遇风暴沉没，他无法按期还债，只有让夏洛克从身上割走一块肉。安东尼奥十分着急，立即将真相告诉了鲍西娅，带着钱赶到威尼斯。但是，这时夏洛克正幸灾乐祸，露出了残忍的面目，他说债期已过，不想收钱，只要讨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还说由威尼斯公爵公开裁决的日子也已确定。

鲍西娅想到安东尼奥是为了她的丈夫而陷于困境，心中也非常不安。她希望能帮助自己的丈夫及其好朋友，因此便女扮男装，自称律师，从她家所在的贝尔蒙脱赶到威尼斯，要求担任安东尼奥的辩护律师。

审判开始了。鲍西娅先对夏洛克说了许多仁慈的道理，请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夏洛克以慈悲为怀，不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但是，夏洛克拿着借约，一口咬定要安东尼奥身上的肉。鲍西娅细细看了那张借约，成竹在胸。但她仍故意说：“应该照借约规定的来处罚。根据借约，这个犹太人能合法地要求从安东尼奥的胸脯最靠近心脏的地方割下一磅肉来。夏洛克先生，是不是这样啊？”夏洛克兴奋不已，连连称是，并称赞鲍西娅真是一位公正的、聪明的年轻律师。然后，鲍西娅叫人准备好称肉的天平，叫夏洛克准备好刀子。夏洛克磨好了一把锋利的长刀，面目狰狞地就要开始割肉。这时突然鲍西娅说道：“等一等，犹太人，有一点你必须明白，这张借约可没许给你一滴血。条文写的是‘一磅肉’。在割这一磅肉的时候，你哪怕让这个基督教徒流出一滴血来，你的田地和产业就要照法律规定充公。”这一下让夏洛克傻了眼，这时他才明白年轻的律师貌似站在他的一边，实际上是把他一步步诱入圈套，让他的毒计不攻自破。因此，夏洛克企图退而求其次，愿意接受钱，放弃对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的要求。但鲍西娅拦住他，说他只能割肉，不能接受钱。而且必须严格按借约上的要求做，不得有一丝一毫的相差，否则就要照威尼斯的法律判处死罪，全部财产充公。夏洛克这时不得不求饶了。最后，宽大的公爵饶了他一命，但把他的一半财产充了公。夏洛克落了个害人不成反害己、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可笑下场。

纳粹头目死因不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罗格尔博士以犹太人做实验，研制最新式的生化武器。在他的实验室和各地的集中营中，无数无辜的人惨遭他的杀害。

波兰的抵抗组织查明了罗格尔实验室的所在地后，决心除掉罗格尔为死难者报仇。但是，罗格尔的实验室有重兵防护，即使是德国人，没有特别通行证，也无法接近实验室。抵抗组织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情报：罗格尔的助手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人乌勒，当乌勒知道自己帮助罗格尔研制出的“药品”是被用来杀人后，十分内疚。抵抗组织找到乌勒，给乌勒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乌勒同意协助抵抗组织除掉罗格尔，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罗格尔的实验室有严密的保安措施，进出实验室，连身上穿的衣服都必须更换，因此，想要带入任何武器都是不现实的。一连好几个星期过去，乌勒都一筹莫展。

天气渐渐地冷了。一天，乌勒回到家中，妻子向他抱怨说：“外面的水管被冻裂了。”乌勒茅塞顿开：“实验室里有的是‘炸弹’!为什么自己没有想到呢?”

这一天，乌勒提前来到实验室，为罗格尔准备实验仪器。乌勒做好了该做的准备工作后，取来一个大玻璃瓶，在瓶中装满了水，并且密封好，将装满水的玻璃瓶放入一个做实验用的玻璃大口瓶中，又在密封玻璃瓶的四周放满了干冰和酒精。最后，乌勒

把大口瓶的盖子盖上，压上一块铁板，用铁丝把铁板系紧在瓶盖上，把大口瓶挪到罗格尔工作台边的一个架子上。

乌勒做完了这一切，罗格尔来了。罗格尔是个“工作狂”，换好衣服就趴在工作台上忙开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乌勒的心情越来越紧张。突然，“呼”的一声闷响，实验室里发生了爆炸，乌勒跟在保安人员和在外面工作的工作人员身后跑入实验室，室内一片混乱，遍地都是碎玻璃，罗格尔博士已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死去了。

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被做为可疑分子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和审察，乌勒是重点审察对象。盖世太保还请来专家对爆炸现场进行了检查，但实验室内没有任何炸药爆炸留下的痕迹，最后，盖世太保们只好把这一事件当做一次实验事故来处理——乌勒被释放了。

乌勒“制造”的“炸弹”就是那些干冰、酒精、玻璃瓶、水以及压在大口瓶上的铁板：干冰与酒精掺在一起，温度会急剧下降到零下 80℃，瓶内的水就会迅速结冰，水结冰后体积膨胀，从而产生巨大的张力——以致．‘‘爆炸”。

罗格尔死了。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

英军巧用离间计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关键年头。德国法西斯为了阻止英美联军从意大利登陆，制订了一项地中海作战计划。为了争得盟友意大利对该计划的支持，德国与意大利之间进行了秘密谈判，希望意大利海军能与德国部队协同作战。意大利海军弱点很多，在战争初期就连连受挫，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并对德军的合作要求抱有抵触态度。英国海军上将肯尼汉了解到这一情报后，决定用心理战来阻挠德、意的合作。为此，英美海军的有关部门专门开会，研究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依照这个计划，英美盟国通过对外广播，向意大利发动了长达一年零五个月的宣传攻势，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德国人把意大利人当炮灰，意大利商船将被征用来撤退德国在北非的隆美尔军队，同时把意大利军队抛在北非沙漠，任由盟军宰割等等。这场出色的政治宣传产生了极大的离间效果。本来就与德国同床异梦的意大利人于是对德国的合作要求抱怀疑和拖延的态度，它也不愿全力阻拦英美海军占领直布罗陀的军事行动。结果，英美联军顺利地控制了地中海，并进行了西西里岛登陆作战。

全斗焕二次政变登宝座

1995 年，韩国政坛风雨飘摇。11 月 16 日韩国警方刚刚以藏匿巨额政治资金和接受贿赂的罪名逮捕了前总统卢泰愚，12 月 3 日又以“叛乱主谋”罪名拘捕了卢泰愚的前任——全斗焕。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全斗焕，在风烛残年终于落入法网。

全斗焕，1931 年 1 月 18 日生于庆尚南道陕川郡的一个中农家庭。1940 年全家曾迁至中国吉林省，1943 年返回朝鲜，定居庆尚北道的大邱市，靠其父经营汉药房为生。1947 年，全斗焕从大邱喜道国学校毕业，人大邱市工业高等学校学习。1951 年，从大邱工业高等学校毕业。1952 年 1 月，他考入南朝鲜陆军士官学校。1955 年 9 月，从汉城陆军士官学校第 11 期毕业。毕业后全斗焕进入韩国军界，曾任排长、连长。1959 年，他又人韩军副官学校学习一年。1960 年，他被送往美国陆军步兵学校进修，并于同年毕业回到韩国。1961 年任伞兵部队上尉连长时，参加了朴正熙发动的“5·16”军事政变。政变后，于同年 9 月任“国家再建最高委员会”议长室秘书官。1963 年 1 月，全斗焕任中央情报部总务局人事课长。1963 年 9 月，任陆军本部人事参谋。1964 年 9 月至 1965 年 6 月，他又人陆军大学学习。1966 年 8 月，全斗焕任第一伞兵部队副团长。1967 年 8 月，任汉城警备司令部第三十营中校营长。1969 年 12 月，任陆军参谋总长室首席副官。1970 年 11 月，参加侵越战争，任韩国白马部队(相当于师)29 团上校团长。1972 年 11 月，晋升为准将。1973 年，任第一特别空运旅旅长。1974 年，任“总统警卫室”副室长。1977 年，晋升少将。1978 年，出任韩军王牌部队第一师师长。1979 年 3 月，任陆军保安司令。

全斗焕是从 1979 年才开始成为韩国风云人物的，当时他年仅 48 岁。

1979 年 10 月 26 日，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由于对总统朴正熙和总统警卫室室长车智澈不满，在晚宴上将朴正熙、车智澈击毙。

全斗焕是效忠于朴正熙的“少壮派”高级军官，与朴正熙的忠实走狗车智澈的关系极为密切。朴正熙被枪杀前，全斗焕已察觉金载圭等人在军内有反扑迹象，并发现金载圭经常同郑升和、李建荣、张泰豫等人在一起，于是派人暗中盯梢。朴正熙、车智澈被刺杀的当晚，全斗焕确认朴正熙已毙命后，未经郑升和批准，私自召来车智澈嫡系部队头目、汉城城防部队司令全成珏、陆军第九师师长卢泰愚、二十六师师长裴贞道以及空降特种战斗部队头目等，在陆军本部另立临时指挥所，装备调动汉城及汉城周围的部队。郑升和虽为陆军参谋长，有权调动全军兵力，但全斗焕等已抢先包围陆军本部，监视着郑升和、卢载铉。只要郑升和、卢载铉一动，马上就有被捕的危险，郑升和想调动前线嫡系部队第三军解围，但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卢载铉、郑升和被迫下令逮捕金载圭。由于金载圭在击毙朴正熙后未能控制住军队高层的局势，他在击毙朴正熙后的第二天 0 时 40 分就被戴上了手铐，他的夺权设想只完成了第一步就成了泡影。

朴正熙毙命后，军方两股势力一直在聚集力量，进行拼死的权力争夺。

“稳健派”实权人物郑升和，利用其陆军参谋长兼军事管制

司令的权力和美国的支持，协助崔圭夏总统实行了一系列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以安抚民心、缓和矛盾、稳定局势。崔圭夏在当选为“过渡总统”的第二天(12 月 7 日)，宣布废除第九号“总统紧急措施”，解除了对金大中的软禁，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并表示今后继续进行政治改革，为选举正式总统、建立民主行政打好基础。同时，郑升和在军内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驱除朴正熙的“强硬派”势力。首先，郑升和撤销了军内“强硬派”中坚分子全成珏中将的汉城城防部队司令的职务，让他的亲信张泰豫中将来接替。接着，又任命自己的亲信郑炳宙少将为空降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委任金载圭的亲信、军内“稳健派”实力人物李建荣中将为第三集团军司令，统帅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前线部队。接着，准备对“强硬派”关键人物全斗焕及其中间分子下手，以彻底清除朴正熙在军内的“强硬派”势力。

朴正熙死后，以金钟泌为首的“5・16”政变主体势力和以全斗焕为头目的军内朴正熙羽翼，对郑升和等军内“稳健派”势力的迅速膨胀深感忧虑和不安。他们对郑升和、卢载铉等否定“维新宪法”和“维新体制”，要建立民主政权，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对崔圭夏按照美国意图过早地废除朴正熙的第九号“紧急措施”，释放“政治犯”，以及新出现的“汉城之春”的政治气氛，极为愤慨。同时，对于金大中、尹谱善等在野民主人士和起来为民主而斗争的示威学生和群众，则恨之入骨。正在此时，全斗焕又通过特务手段掌握了郑升和的动向，得悉郑升和已通知卢载铉(国防部长)、李建荣、郑炳宙等人，要在最近清洗全斗焕等“强硬派”的计划。

在这“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的紧要关头，金钟泌、全斗焕串连了陆军士官学校第 8 期和第 11 期“强硬派”中坚分子，于 1979 年 12 月 12 日发动了军事政变。

12 月 12 日晚 8 点，全斗焕伙同陆军参谋次长兼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李喜性(第 8 期)、第一军军长黄永时、首都军军长车圭宪(第 8 期)、军需次官助理俞学圣(第 8 期)等人，背着“韩美联合司令部”，调动了武装部队，突然袭击郑升和官邸，经过一场激烈的枪战，逮捕了郑升和。与此同时，调动守卫汉城的首都军和卢泰愚(第 11 期)指挥下的第 9 师等一万多人，进入汉城。陆军空降特种部队副司令开枪打伤其司令郑炳宙，率领部队同政变部队汇合。汉城城防部队，虽然奋起同像潮水般拥来的全斗焕部队的拼死抵抗，无奈寡不敌众，城防部队司令张泰豫中将被捕，其余均被缴械投降。随后，全斗焕部队封锁了所有汉江桥梁，切断了在前线的郑升和实力部队进入汉城的通道。郑升和的得力干将、第三集团军司令李建荣也遭到逮捕。

12 月 13 日 1 时，全斗焕指挥的部队冲进汉城市中心，包围了“总统府”、“国务大厦”和所有政府官邸，控制了广播电台和各报社。他们在市中心配备了五六十辆坦克、装甲车及十几门野炮，还在“国务大厦”后院排满了军用卡车，以防备郑升和的部队反扑。

国防部长卢载铉听到郑升和官邸的枪声后，急忙通过地下通道跑到美国第八军司令部地下室避难。

至此，全斗焕政变成功，形势为之大变。

12 月 13 日上午，总统崔圭夏被迫任命李喜性为陆军参谋长兼军事管制司令，并提升为陆军上将。11 时 30 分，总理申铉碻召集 5 分钟的内阁紧急会议，履行对李喜性的任命手续。

12 月 14 日，在政变部队包围下，崔圭夏、申铉碻又按全斗焕等人的要求，任命前空军参谋长周永福为国防部长，金钟泌的亲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金钟焕为内务部长官，国防部次长金容休为总务处长官。崔圭夏内定留任的国防部长卢载铉，因为与郑升和关系密切而被解职，外务部和财务部部长留任，还起用了经济专家、大学教授等组成“看守内阁”。金钟泌、全斗焕占据了国防、内务、总务等关键部门，实际已控制了崔圭夏过渡内阁。

在这次政变中，金斗焕、李喜性等人逮捕了李建荣中将、张泰垠中将、郑炳宙少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本部长文洪球中将和总统警卫室次长李在田等 16 名“稳健派”高级将领。同时，任命“强硬派”的黄永时中将为陆军参谋次长兼军事管制副司令，白锡朱中将为“美韩联合司令部”副司令，柳炳贤上将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尹成敏中将为前线第一集团军司令，柳学松中将为第三集团军司令，卢泰愚少将为汉城城防部队司令。接着，在军队军、师一级中实行大清洗，把郑升和的“稳健派”势力统统赶出军队。

美国政府对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大为不满，向全斗焕集团施加了种种压力。但是，全斗焕等人也不甘示弱。最后，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只好默认既成事实，以不让全斗焕他们插手政治作为交换条件。

全斗焕、李喜性等人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接受交换条件。1979 年 12 月 17 日，李喜性代表军部宣布：“军方将不干预政治事务，政治将交给爱国的、明智的政治家去处理。”

1980 年 1 月 14 日，金钟泌、全斗焕等人在陆军本部举行了盛大的“新年联欢会”。应邀参加的有陆、海、空三军的 500 多名现役将军和退役将军。

庆功会后不久，全斗焕晋升为陆军中将。1980 年 4 月 14 日，他作为现役军人破例兼任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这样，军队、保安、情报的指挥权全部落到了全斗焕手中。

老谋深算的金钟泌，通过全斗焕、李喜性发动的政变，清除了军内“稳健派”的势力，他的腰杆子硬起来了。不久，他宣布参加竞选总统，并着手整顿朴正熙执政以后建立起来的党、政、军、财、文化界及各御用社会团体，继承朴正熙的独裁事业，妄图建立一个“没有朴正熙的朴正熙独裁政权”。

1979 年 12 月 20 日，全斗焕在公开审判金载圭一案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况下，指使汉城军事法庭判处金载圭等人死刑，法庭只用了 19 分钟的时间便草草收场。

1980 年初，南朝鲜学生和宗教界人士掀起了对金载圭等人的救命运动，阻止军方处决金载圭等人。

与此同时，韩国爆发了反独裁、要民主的学生运动。运动首先从岭南大学开始，很快发展到整个南朝鲜。学生们起初要求解散“学生护国团”、赶走学校的御用校长和教授、组织自主的学生组织，后来便转到政治上，要求崔圭夏、全斗焕等“维新”残余辞职、撤消“维新宪法”等等。他们从原来的示威、静坐，逐渐发展到暴力斗争。他们焚烧了崔圭夏、申铉碻和全斗焕的闽像，缴获警车，设置路障，占领警察派出所。到 1980 年 5 月 12 日，汉城、大邱、釜山和仁川等 80 所大学和 10 所高等学校的 25 万青年学生投入了斗争。这样大的规模，是李承晚倒台以后所没有的。

工人和农民也起来为生存权利而斗争。1980 年 4 月 21 日，江原道旌善地区 7000 多煤矿工人为了要求提高工资，赶走御用工会头目，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动；拉着许多工厂企业的工人纷纷响应。到 5 月中旬，已有 8 个地区 70 多个工厂参加了斗争，工人人数多达 4 万余人。仅在京畿道，就有 1 万多农民要求补偿农作物损失，抗议当权者实行残酷的掠夺政策。

在野领袖和民主人士的斗争气势也日益高涨，他们主张宪法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禁止一人独裁和长期掌权、由国民直接选举来产生总统。

1980 年 5 月 17 日，全斗焕抛弃了“不介入政治”的诺言，不顾政界人士和人民的反对，颁布了“第 10 号非常戒严令”，宣布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所有大专院校，逮捕学生领袖和金大中，金钟泌也未能幸免。有人认为，这是全斗焕发动的第二次政变。

1980 年 5 月 17 日晚至 5 月 27 日，金大中的家乡光州市爆发了反对独裁政府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示威群众曾一度多达 35 万人(占光州市民总数的 1 / 3 以上)，曾一度控制了光州市。全斗焕调动数万名军警镇压了这场群众性民主行动，致使近千名群众丧生、上万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光州事件”。

在这种形势下，申铉碻内阁于 5 月 20 日总辞职。崔圭夏在 5 月 21 日宣布“改组内阁”，指定前总理朴忠勋为代理国务总理，并任命内阁各部部长。

全斗焕凶相毕露，在 5 月 24 日，下令绞死了金载圭等人。

1980 年 5 月 31 日，全斗焕以“在非常戒严时期，为了便于总统指挥、监督戒严工作及加强内阁与戒严当局的合作关系”为借口，强迫政府成立“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全斗焕任常务委员长。这时的军政大权被全斗焕一手独揽。

此后，全斗焕又迫使金泳三辞去新民党总裁的职务。

1980 年 8 月，全斗焕强迫徒有其名的傀儡总统崔圭夏 ‘‘引咎辞职”，同时强令国会将自己选为第 11 届总统。这位标榜“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一无所知”的“职业军人”，终于自己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继承了朴正熙独裁与铁腕两样法宝，攀上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